【後記】

再現，實踐的力量

一九九一年慈濟因孟加拉水災，跨出台灣、走入國際；這一走就陸續地因地震、風災、水災、海嘯、戰爭等緣由而援助了六十八個國家。「六十八」，這數字的背後是一種警訊，它警醒著我們，世間的災難是愈來愈多，人心不合、四大不調，颶風惡水、瞋火塗靈；然而，愈是值此時刻，慈濟人悲心起，人傷我痛的心也化作行動，行入苦中，而其所懷抱的即是一分宗教的大愛情操。

早期，詢問慈濟人參與賑災的原因與感受，很多人會說：「做，就對了！」這分「做，就對了！」的精神如同基因一般，一代傳著一代，隨著災區愈多，慈濟人愈堅定這分行入法中的心。其後，慈濟賑災原則「直接、重

點、尊重、務實、感恩、及時」，更奠下慈濟賑災的思惟與行動方針。對於更多的慈濟人與受助者來說，賑災只是一切行動的開始，賑災的結束往往是「大愛遞嬗」的開端，慈濟賑災所給予的不只是一包米、一床毛毯，賑災期間所匯聚的力量與能量，更影響了無數受助的家庭。究竟，慈濟在賑災期間成就了些什麼？創造了些什麼？又為何能夠在有限的時間裡，把愛扎下根、把人文深入當地，這一分蓄積的能量與其間的堅持，似乎都在四川汶川地震後的賑災行動中獲得答案。

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，汶川地震以約當兩百五十顆原子彈威力的能量，釋放在中國西南的川土上，十四日慈濟人抵達災區，自此再也不曾離開。在短短百日之內，慈濟人以十七個梯次、一千多人次，從熱食發放、義診往診、訪視關懷、校園安心行動、入厝發放、援建板房、援建長久房、援建校園希望工程等等，一一推動。即便送走了盛夏，迎來了嚴冬，歲末的冬令發放或農曆年時與鄉親圍爐，慈濟人的身影仍在四川，這些捨下小我、投入災區的行動，如非己親，如何做到？

慈濟志工投入災區，不僅自掏腰包、自備旅費，有工作者自行請假，家管者放下家業，在濕溽酷暑下，他們穿梭於傾頹牆邊、低矮帳篷間，走在泥

寧小路、窄滑田埂上，但卻不以此爲苦。他們用擁抱、笑容、鼓勵，陪伴每一位災民；災民的感動很直接，一位災民曾說：「慈濟人是活動的廟，看到你們就心安了！」

慈濟志工所力行實踐的是證嚴上人的法，他們「以慈導悲，以悲啓智，以智顯慧，以慧等觀」，慈悲與智慧平行，這分四川賑災的難得經驗與其傳承成爲慈濟賑災史跡的重要一環。而如何從個人的經歷中汲取寶貴的經驗？此即是選擇口述歷史作爲慈濟四川賑災歷史的記錄方法之一的原因。

口述歷史作爲第一人稱的記錄，在慈濟的文史上是少見的；難得的是，許多賑災、訪貧或義診，都是經由慈濟人親身體驗，從做中學、做中覺的精神累積而成所謂的「慈濟人文」，因此證嚴上人稱人人都是一部大藏經。如何讀這部經藏，口述歷史是一種方法，也是最直接而可貴的紀錄。

口述歷史學者肯·霍爾斯（Ken Howarth）在其著作《口述歷史》一書中指出：「口述歷史的力量在於它能補充文字與視覺資料之不足，可以對這些資訊來源提供清楚的質疑。」學者張廣智與陳恆也認爲，「口述歷史就是指口頭的、有聲音的歷史，它是對人們的特殊回憶和生活經歷的一種紀錄。」因此，慈濟基金會以十七個梯次賑災團的團員爲對象，進行大規模的口述歷

史採訪，自二〇〇八年八月至二〇〇九年四月，採訪與編輯工作告段落。其後，歷經人物的挑選與功能的畫分，從中選出三十二位志工，依「筆路藍縷」、「承先啓後」、「發揚光大」和「深耕人文」四個單元，分爲一、二兩輯出版。

千人的採訪過程中，慈濟人文真善美志工以「爲時代做見證、爲慈濟寫歷史」的精神，承擔繁重的初訪與謄稿工作，沒有他們，不能成就本書順利出版。此外，國史館侯坤宏先生、蔡盛琦女士、張世瑛先生與薛月順女士的建議與指導，讓本書在進行採編時，得以有專業的協助及依循參考的方向。

因版面有限，雖僅能輯錄三十二位志工之訪談內容，但是證嚴上人期許人人都要輯錄成口述歷史，因此每一句都是參與賑災的當事人發自內心的真誠之言，他們用心付出的精神，足以代表其他曾經及持續在四川以愛接力的師兄、師姊；如同災民們所認識的，就是那套藍天白雲的制服，儘管面對的臉孔有所差異，但是這群人有共同的名字，就是「慈濟人」。

期望透過本書，能「再現」慈濟實踐的力量，分享慈濟賑災人文，並對所有關心四川重建的民眾表達感恩。